



## 委员 笔记

## 千年运河重新融入百姓生活

随全国政协两次赴运河沿线城市考察有感

金永伟

会调研组深入大运河沿线省市40多个市区县,50余处大运河文化遗址进行了调研。我有幸成为调研组的一员,参加了2019年4月赴山东、江苏两省的调研,并于当年5月24日参加了全国政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会上作了发言。常州和扬州都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自然也是当时深入调研的地区。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工程刚刚修缮完成,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尚未开工建设,三湾文化生态公园仅是初具规模。

2019年的调研还历历在目。当时调研组把关注重点放在大运河历史文化遗址的挖掘保护上,包括运河沿线名镇名村的保护、运河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原住民的生存状态、遗产本体的保护修缮、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同时也高度关注大运河通航和运河生态环境的保护。千年运河沉疴在身,在当年的调研中,委员们和各地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居民群众一起为大运河把脉问诊,诊断出的“病症”包括沿线历史文化的内涵挖掘不深、文化遗产底数不清、运河文化展示场馆设施不足、运河故事的讲述缺乏载体等。

委员们在“会诊”后普遍认为,做好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必须实现大运河全线通航。水是大运河的血脉,然而历经世事沧桑,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常年缺水,全线部分河段水质较差、富营养化严重,大运河血脉不畅。让千年运河重新焕发新机,必须让运河的血脉流动起来。调研后,各位委员纷纷提交调研成果,积极建言献策。新华社领衔记者徐江善汇总调研组成员调研成果,牵头执笔撰写了《让古老的大运河向世界亮出新名片》的调研报告,在2019年第15期《求是》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9年7月,中央深改组通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方案。2022年京杭大运河补水后实现百年来的首次全线通航。

带着2019年调研时满满的回忆,10月10日下午,再次来到了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熟悉中有着陌生,亲切中有着新鲜。千百年来,人们依运河而居,在运河边繁衍生息,一座古镇古街依河而建,依河而兴。青果巷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的文化标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宝贵的遗产也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如何做好大运河的保护利用,继承弘扬运河文化,让千年运河焕发新机,始终是全国政协和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大运河申遗成功、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大运河通航……大运河保护利用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每一项重大决策,都牵动着政协委员们的心。时隔4年,我有幸再次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调研,切身感受这条古老运河的旧貌新颜。

2023年10月10日至13日,全国政协组织党外委员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的带领下,赴江苏进行考察。作为考察团的一名成员,有机会再次深入京杭大运河常州、扬州的部分点段进行调研,亲眼目睹了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博物馆内火爆的参观场面、国家文化公园怡人的休闲场景、运河沿岸优美的生态环境、古镇街区络绎不绝的张张笑脸……多么令人欣喜,这条千年运河正在重新融入人们的生活。

此次考察主题是企业科技创新,重点是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丰富的行程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型企业旺盛的创新创造活力、感受到了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劲驱动力、领略了创新平台灵活的体制机制内生动力。科技离不开文化,创新也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考察行程中还安排了部分文化点位,作为一名曾经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政协委员,我自是格外的期待也是格外的留意。更加凑巧的是,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三湾文化生态公园、常州青果巷历史街区,这几个大运河沿线的重要点位,恰是几年前随全国政协调研组前来考察过的点位,故地重游自是一番景象。

4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了推动《纲要》的制订和落实,2018年9月和2019年4月,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刘奇葆同志带队,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 文化 与生活

## 短视频也是阅读的一部分

阎晶明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而言,既对如饥似渴的求书之难有着深刻记忆,也经历过满眼是书的选择之苦,现在又面对着更加困惑的读书情势:手不释卷并非唯一的读书方法,甚至连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也未可知。读书,已经不完全是在“读书人的事”,它正受到来自网络时代种种新生事物的强烈冲击,仅仅是排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必须面对,甚至做出阅读态度和读书方法的调整。比如,短视频与阅读之间究竟是一种纯然的矛盾,还是有可能成为有效的互补,似乎也不是简单定论就能释然的。

我一向主张读书是个人的事,是需要沉浸的事,对于这一点正确性至今仍然坚持。不过,有些与读书相关的话题,似乎已不能一味坚持己见。在全民阅读已经推广多年的氛围中,为什么我们的主题仍然是以倡导读书、鼓励读书为首题?为什么我们依然觉得读书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仍然有诸多不尽如人

意处?我们很轻易地把个中原因推给网络的发达。的确,碎片化的知识推送,仿佛到处都是名言警句,每一本书都变成了讲道理的“课本”,甚至连串珠的“绳线”都找不到了,只剩下一地散落的闪光点,处处闪光耀眼,却联系不到一本完整的书。这对读书是一种促动还是一种损害,似乎变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甚至很难定论的话题。近期以来,眼见得众多读书人登录网络平台,尽显他们的知识才华,分享他们的阅读体验。一些曾经连电视节目都不情愿参加的作家,现在也常常出现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讲述他们写作和读书的种种经历、经验。连老作家冯骥才都开设了自已的视频号。不能不感叹,时代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短视频当然不能代替读书,但作为围绕在读书周围的行为,它的确可以发挥积极的促动作用,让读书变成一件更有趣、更积极、更灵动的事情,让作者、出版者、书评人和读者有更多直接交流的机会。看到和认识到这一积极有为之处,对评价短视频助力读书或许就会有更乐观的态度。

短视频有哪些优势可以助力阅读?仿佛一篇精短的书评,可以激发人们对一本书的好奇和向往。书海茫茫,如何迅速得到一本适合自己兴趣的图书,读书人常常面临这种选择艰难。好的书评在此时当发挥重要作用。短视频以作者、书评人、专业领域专家的身份,从自己独特的角度介绍一本书,引发读者的阅读好奇,从而产生对特定图书的向往。这样的现身说法已反复证明了短视频在推荐和书评中作用的有效性。

仿佛一个先睹为快者,以简短的讲述浓缩一本书的思想精华和核心内容,成为读者的阅读引导。面对十几万、数十万字的书,读者通过多种信息确定阅读的兴趣度,比起书评文章,短视频可以减少“穿靴戴帽”式的评论,让读者快速了解想要得到的信息。

仿佛一个热心读者,挑选出书中的精彩情节或“金句”,让陌生的读者产生进一步了解、探究的兴趣。

仿佛一次“学术研讨”,可以打开理解读者的多个层级。比起一个人完全从未知进入阅读,事先或过程中甚至阅读后,搜寻、围观不同人对同一本书的评价,可以拓展阅读思维,将一次阅读体验变成多彩“旅行”。我也关注到,在过去一年里,仅抖音平台读书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65.17%,时长大于5分钟的读书类视频数量同比增长279.44%,阅读不再是孤独的旅程。

当然,我仍然坚持认为,阅读需要回到墨香,整本书的阅读而不是片段选取或故事梗概扫描,在读书行为中应占据主流地位。尤其是阅读优秀的、经典的作品,任何简化的、替代的方式,本质上都属于偷懒行为。但毕竟读书已成交叉交叉行为,短视频这样的集束、快捷、多层次方式,应该可以为阅读之旅提供积极的助力作用。

## 名家 名笔

## 长城——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

尹学芸

在华北平原广袤的土地上,隆起了燕山山脉。而东西横亘的万里长城,如巨龙在山巅走龙蛇。从古至今,长城内外发生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又有多少生命的传奇在长城沿线续写。长城作为元素和符号,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血脉,继而成为大书特书的文化现象,为中外史学界所瞩目。儿时关于长城的传说记忆犹新,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其烈度和隐喻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部经典戏剧,既是人伦悲剧的极致,亦是想象力上的天花板。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虽偶有影视涉猎,却没能走进大戏剧家的视野。未能像莎士比亚作品中众多人物一样,成为世界艺术人物长廊的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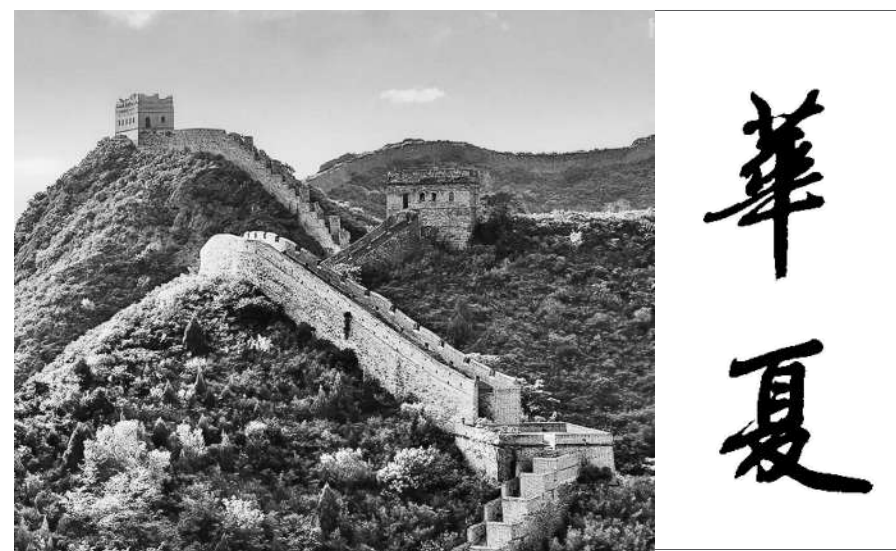
长城著名的关口有十二座,分别是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紫荆关、雁门关、玉门关、娘子关、平型关、偏头关、倒马关、黄崖关、阳关。其中黄崖关坐落在天津蓟州辖区内,是唯一一座水关。现在关城之外的沟河,还有水在河床内流动。那水清澈绵延,令人生出无限遐想。夏季山水肆意,蔚为壮观。因为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的原因,这段长城相对较短,东起河北省遵化市钻天峰,西连北京市平谷区将军关,总长42公里。自东向西依次划分为赤霞峪、古强峪、船仓峪、青山岭、车道峪、黄崖关、前干涧七段。在万里长城的框架内,有些不起眼,但这里长城体系完整,关城、空心敌台、烟灶、火池、登城便道、拦马圈等一应俱全,可谓功能设施完备,且保存完好。即便是在明洪武时期,也有建关城寨堡、包砖加固的举措,逐步建成完整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从侦察预警到增援策应,强化到每一个重要的防守节点。这里也是蓟镇长城的一部分,属马兰路,统辖一关六寨。横向分段,纵向分层,以黄崖关口为中心,以沿线七座寨堡为纽带,形成固若金汤的

边地要塞。关城东侧山崖石多为黄褐色,在晚阳夕照中,金光灿灿,黄崖关也因此而得名。

长城沿线一座凤凰楼、一座寡妇楼,让人没齿难忘。记得许多年前第一次来黄崖关,便对两座敌楼难以释怀。凤凰楼不难理解,寡妇楼所谓何来?楼高13米,楼基与城墙持平。有4个大石柱,将楼隔成4个拱形大厅。四面设有箭窗,西北角筑有砖梯,登砖梯可到顶层。室内可休息,室外可瞭望。史料典籍和民间传说中,都没能对寡妇楼做出相应解释。但高山之巅的这座恢宏建筑,被人叫了几个世纪,与寡妇有关,那是一定的。明明知道孟姜女的故事子虚乌有,还是心有戚戚焉。狼烟烽火岁月,信息阻隔,想几千里寻夫的不在少数。那么这样一座敌楼,是为来此寻夫的寡妇所命名,还是寡妇们与镇守在这里的将士共同建造,时过境迁,当然追溯已显得无关紧要。但孟姜女以及背景,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该所言不差。

提起蓟镇长城,就不能不提戚继光。戚继光是明朝后期抗倭名将,当时与辽东的李成梁并称“南戚北李”,享誉大江南北。1567年,他来到北方,镇守蓟镇。“总理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督师十二路军戎事。”这也是他权力的巅峰。“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那时的北方边患问题依然严峻,匈奴等游牧民族对富庶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已然战功卓著的戚继光来到边塞,看到的是军纪涣散的守军以及支离破碎的防御工事。戚继光决定从整顿军纪入手。据史料记载,那日天降大雨,戚继光把三千戚家军悉数拉出,当着长城守军的面进行操练。他冒雨站在点将台上,三千戚家军军纪严明,在滂沱大雨中规整肃立,极大震慑了长城守军。戚家军的军威也威慑和影响了游牧民族,所以,“数十年得无边事。”

十多年,义乌电视台曾做过一档“寻访戚家军”栏目,辗转找到了蓟州电影院职工王洪志。王洪志小的时候就听爷爷说,他们的姓氏不是本地王,祖籍是遥远的义务,可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义务在哪里。但义乌出了一本书,在王姓家族的谱系中,有王洪志的祖辈跟随戚家军从戎戍边的记述,于是多年以后,才有电视台来寻访这一幕。1986年,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倡导下,有关部门对黄崖关进行了修复。提调公署是城内建筑的主要部分,僻为黄崖关长城博物馆。在展出的文物中,有刀、枪、矛、箭各种冷兵器,也有铁炮、石炮、瓷瓷葵等火器,还有反映戍卒生活的杯、碗、油灯、顶针、象棋等文物,让人凝心王洪志的祖上曾经使用过。其中最珍贵的是戚继光生前用过的战刀,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的字样。他祖籍山东登州,即今天的蓬莱市。万历十年是戚继光镇守蓟镇的最后一年,他离去时,蓟州百姓倾城而出,洒泪送行,也是一段人间佳话。



华夏

## 谈文 论艺

## 见证者的喜悦

汪惠仁

个小节目点缀而已,但是,我听见了真诚的分享?冯骥才先生以宽厚的长者之风分享了与百花社、百花文学奖长久缘分,感叹“百花文学奖让我们看到了读者,有读者的文学不会老。”本届散文奖获得者李敬泽先生,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20多年前,他在《散文》有个专栏,我是责任编辑,他说:“我们那么好的汉语如同星辰,向着星辰走去,本身就是幸福,本身就是写作的意义所在,走着走着,百花就盛开了。”百花文艺周顾问韩少功先生,一向钦佩他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独立观察与深入思考,他说:“百花文学奖很有特色,首先它兼容并蓄,视野广阔,囊括了各种风格、流派、题材的作品以及各年龄层的作者;其次它纯粹、独立,不受外力干预,非常难得。”再次获得百花文学奖的杰出作家张炜说:“百花文学奖持久举办且气势、热情不减当年,有众多读者参与,口碑好,含金量高,影响持久,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激活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作家东西第二次凭借短篇小说获得百花文学

奖——他写作的起步阶段也和百花有关,当时,他用田代琳的名字在《散文》上发表过作品——他认为,“写作不是为了获奖,但获奖一定能帮助写作者,鞭策你写得更好一点,不辜负这样的荣誉。”评论家代表刘大先的一席话,说出了我也一直想说的:“百花文学奖已经通过持续的实践将自身打造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闪亮品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当代历史的历程、现实的成就与动态的演变。”

获奖作家王祥夫,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写作之余,书画兼善。颁奖后的晚宴上,他对我说,惠仁,怎么没有酒啊。我说,今夜无酒,是为了让大家看见,并记住一个惊喜。简朴晚餐后,百花文学奖颁奖作家和嘉宾,乘车到天塔。天塔是天津市的标志性建筑,自水中拔然而出,直插云霄。众人想到的是,到高悬在塔顶的旋转书吧去,看夜色的天津;他们没有想到,在登塔之前,我们另有安排。祥夫站在我旁边,我说,稍等片刻,咱们不着急登塔。这时,有组织者说,各位老师,咱们

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一”字刚落,乐声大作,光影交辉,沉浸在夜色里的巨型塔身忽然通体光明,40位获奖作家的头像璀璨呈现,周旋不已。祥夫大惊,说道:“百花奖就是不一样!”

文学的“天塔灯光秀”,不可能永远秀下去,约定的时间一到,它又会秀别的东西。但那一夜的灯光秀里,那一刻的短暂闪耀中,藏着我们长久的对文学的敬意!

百花文学奖40年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做下去,它的意义和价值才慢慢浮现出来。在效益优先的年代,多数人做小事总是浅尝辄止,没有换来眼前的利益,就坐不住了,便要换思路。百花文学奖40年,让百花文艺出版社,让百花文学奖看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正是这一路坚持,看过无数文学风景,又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离开天塔的时候,照耀塔身的灯光慢慢暗淡下去,直至塔身重又隐没于无边的夜色里,但我清楚地看到,在高高的深邃的夜空中,星汉灿烂。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作家梦,现在我只是个职业文学编辑,作家梦几乎是要放弃了,但文学编辑也有文学编辑的梦,那个梦,就是把文学对共同语的特别贡献展示出来。在那个梦里,也许我只是个见证者,但见证者自与“看客”不同,他的内心是保存着火种的,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传递价值——而他看见这一价值在生根发芽,他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京杭大运河